



李白求是录



江西人民出版社

王辉斌 著

李白求是录

王辉斌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白求是录/王辉斌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 3

ISBN 7-210-02244-9

I. 李… II. 王… III. 李白(701~762) — 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9004 号

李白求是录

王辉斌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财经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数: 300 千 印数: 1-1100 册

ISBN 7-210-02244-9/K·240 定价: 25.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地址: 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邮政编码: 330002 传真: 8511749 电话: 8511534(发行部)

E-mail: jxpph@163.net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李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谜。

导致这一谜的产生,是李白家世中的诸多难言之隐。所以,李白在他的作品中只说自己“少长江汉”、“乡关渺安西”,而不讲他父亲如何母亲怎样,等等。因为李白十分清楚,存在于他家世中的那些难言之隐,对于他的“四方之志”的实现,具有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而李白一生自始至终都不参加科举应试的原因,亦在于斯,即其与他家中的那些难言之隐有着密切的关联。

正因为如此,故长期以来,人们不仅对李白究竟是中国(华夏)人抑或外国(西域)人一直存在着争议,而且对他的出生地、生卒年等亦众说纷纭。而这些则又直接影响着对李白作品的准确理解与把握。如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蜀道难》主题的讨论,关于《将进酒》作年的争辩,关于《邕中赠王大劝高凤石门山幽居》作年、作地的商榷等,就无不与未能确知李白的生平相关。这一事实所表明的是,研究李白应首先研究李白的生平。

这,大约就是李白研究有别于其他古代作家研究的不同之处!这种不同之处所体现的,其实乃是李白研究的特殊性。明乎此,则近20年来李白研究界为什么特重李白生平之研究,其因由亦可从中获得破译。

由于上述学术背景与学术原因的使然,于是我也就有了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李白求是录》。

《李白求是录》是我继《李白史迹考索》之后的又一本研究李白的著作。本书围绕着对李白的研究,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存在于李白生平中的一些“旧说”与“新说”进行了辨正(即目录中的“李白生平考证”),二是就李白集中的有关作品进行了“个案”研究(即目录中的“李白作品索解”),三是立足于回顾的角度对1949年至1999年50年间的李白研究分步进行了归纳与总结(即目录中的“李白研究综述”),四是以翻译的形式向国内读者介绍了日本学界有关李白研究的最新成果(即目录中的“重要日著译介”)。其中,前两个方面乃为本书重点之所在。

说其为重点,主要是指《李白求是录》凭借材料以立论,提出了如下一些观点与见解:1. 李白的出生地不在今四川江油。2. 李白蜀中投刺苏颋的时间为开元九年春。3. 李白东涉溟海时未到过今浙江沿海一带。4. 李白初游安陆、太原的时间分别为开元十四年与开元十九年。5. 许氏夫人卒后,李白与刘氏再婚于剡越,时间为开元二十七年前后。6. 李白奉诏入京的始程地非为鲁中。7. 李白在天宝四年前不曾到过今山东。8. 李白自开元十三年出川后于天宝十二年曾回蜀一次。9. 李白长流夜郎时不仅到达贬所,而且在夜郎度过了两个春天,于上元元年闰四月十九日后遇赦东还。10.《旧唐书·吴筠传》记载吴筠荐李白之说不误。11. 李白的卒年应以宝应元年为是,享年62岁,各种关于李白卒年与享年的“新说”均不能成立。12.《郾中赠王大》诗的作年为开元十四年,作地为南阳,此诗系李白诗歌用典的佳例。13.《蜀道难》系李白开元十九年在咸阳为送友人元丹丘入蜀而作。14.《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写于开元二十一年秋天的长安,是李白一入长安时期的重要诗篇。15. 新中国成立后所出版的各种李诗选本均误将不正确的《静夜思》文本当成了正确的《静夜思》文本。16.《九日龙山饮》系李白长流夜郎途经江夏所作。17.《与诸公送陈郎将归衡阳并序》为李白长流夜郎时写于今武汉市汉阳。18. 迄今为

止所辑李白“遗诗”(共 76 首),泰半并非李白所作。

以上,便是《李白求是录》之“所得”的大致概况。这一“所得”,我自信对于勘破李白之谜,还原其生平的历史真实,均不无助益与启迪。

至于“李白研究综述”中的 8 篇文章,本为我数年前应某出版社之约而替其《李白研究述评》“当代编”撰写的部分稿件,后因某种“出版事宜”之故而罢。此次将其收入,并略作修改。

附编中的“重要日著译介”均系据日本神户大学笕久美子教授的《李白》一书而选译。我与笕久美子教授相识于 1991 年 7 月的首届国际李白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其归国未久,即不远万里从神户大学寄赠《李白》一书于我。该书由“总论”、“作品鉴赏”、“李白之窗”、“李白年谱”等 4 部分组成,书末附不“文献参考”与“诗句索引”。其中,“李白之窗”系对日本学界研究李白成果的选辑,颇具学术特点与学术个性,因此我在拜读是书之后即对其进行了选译,意在让国内学者借此对日本李白的研究概况有所了解。本书“附编”中的《李白年谱》等 3 文,只是我所选译的一部分而非全豹,特此说明。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王安石《题张司业诗》中的这两句诗,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中的肺腑之言,而《李白求是录》亦属如此。限于学养与条件,本书错误难免,尚祈方家正之。

竟陵居士 王辉斌

2000 年 1 月 13 日

于襄樊学院求是斋

目 录

自 序·····	(1)
----------	-----

上编 李白生平考证

李白生于江油“新说”平质·····	(3)
李白蜀中行踪杂考·····	(14)
李白东涉溟海未至剡中考辨·····	(20)
李白初游安陆时间考·····	(26)
李白初游太原时间考辨·····	(33)
李白究竟在何地奉诏入京·····	(40)
李白出川后又回峨眉初探·····	(52)
李白长流夜郎新探·····	(58)
李白长流夜郎的历史真实考述·····	(69)
李白交游二考·····	(78)
李白卒年“新说”辨析·····	(91)

中编 李白作品索解

李白《邛中赠王大》诗詹说质疑	
——兼再论是诗的作年问题·····	(101)
古人任其差遣的佳例	
——李白《邛中赠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幽居》解读·····	(109)
《蜀道难》探索	
——兼论李白入长安待居的时间与游踪·····	(115)
李白《蜀道难》主题评说·····	(123)

李白《苦雨》诗的再考订

——兼论三人长安说者的依据问题····· (132)

四种《静夜思》文本比较说····· (139)

李白诗中之“龙山”考····· (144)

再谈李白《九日龙山饮》

——兼答张才良、杭宏秋二同志 ····· (148)

李白《送陈郎将》等五诗考释····· (157)

李白集外诗说略····· (166)

下编 李白研究综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李白研究述要····· (183)

李白生平中 10 大热点问题研究综述 ····· (198)

李白思想研究综述····· (214)

李白在四川研究综述····· (227)

李白在安徽研究综述····· (236)

《蜀道难》研究的 4 种态势述评····· (247)

1990 年李白研究综述 ····· (257)

1991 年李白研究综述 ····· (276)

附编 重要日著译介

李白诗歌的魅力与影响····· [日]笈久美子(289)

李白《静夜思》的翻译与解说····· [日]武部利男(296)

李白年谱····· [日]笈久美子(303)

附录:还诗人的历史真实于当代

——王辉斌的李白研究述评····· 马若冰(318)

后 记····· (328)

上编 李白生平考证

李白生于江油“新说”平质

李白的出生地,自唐迄今,计有山东、碎叶、四川江油、长安、条支等诸说。其中,江油说始倡于杨慎,后世从之者甚多,且1980以来又不断发表了一些对其补证、新证之类的“新说”文章,就其趋势而言,此说似大有成为定论之可能。在这些新发表的文章中,又尤以郑畅《李白究竟出生在哪里》^①、蒋志《李白出生四川江油补证》^②、裴斐《评李白出生碎叶说兼谈及籍贯问题》^③、康怀远《李白生于神龙元年新证》^④、张秀熟《李白家乡纷歧问题索源探微》^⑤、林贞爱《李白身世及生卒年代新考》^⑥诸文可为代表。综观这些文章的考证依据,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对旧有的材料进行新的笺释。

(二)征引新的材料进行补证。

(三)考订出李白新的生卒年予以佐证。

现就此进行综合评述,提出一些不同意见,除与上述六文作者商榷外,还恳请学术界同仁参加热烈讨论和争鸣。

① 《四川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② 《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82年《古典文学论丛》第15辑。

③ 《江汉论坛》1984年第11期。

④ 《江汉论坛》1985年第4期。

⑤ 原载《四川文学》1961年第4期;收入《纪念李白逝世1220周年暨江油李白纪念馆开馆大会会刊》,1984年印刷本。

⑥ 《四川师院学报》1989年第4期。

首先,我们对持旧材料说者的新笺释予以讨论。这些旧有的材料包括,魏颢《李翰林集序》、李阳冰《草堂集序》、刘全白《唐故翰林李君碣记》、范传正《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在这四篇文章中,“新说”者又认为,魏、李二《序》最具有“权威性”,这是因为,两人不仅与李白交契至深,而且他们在写《序》时,李白尚健在人世。所以,郑、裴二文,即以其作为江油说的首证,并认为其对李白生于江油有“翔实记载”。但是,仔细考释此二《序》,便知事实并非如此。魏颢《李翰林集序》在述及李白身世时云:

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

这段文字写得十分明白。前部分是说:李白祖籍陇西,他因为“放形”的原因,才“家于绵”迁居于四川的。由此,我们可知,李白在未曾“放形”之前,是居住于他地的。按李白有《为宋中丞自荐表》一文,乃作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云:“臣伏见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以此推之,知李白的生年为武则天长安元年(公元701年)。李阳冰《草堂集序》云:“神龙之始,逃归于蜀。”“神龙之始”为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则李白“放形”后“家于绵”乃在他五岁时随父所致。魏颢《序》文的后部分则是说:像李白这样一位曾经使唐玄宗“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①的著名人物,既然从小就生活在蜀川,则那里的“江山”也因之增光添色。此即“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之谓也。持“新说”者之所以认为此《序》足以证明李白生于江油,主要是他们将“身既生蜀”的“生”,解作出生之“生”而致误。其实,这个“生”是生活、生长的意思。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有云:“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

① 李阳冰《草堂集序》,中华书局版王琦辑注本《李太白全集》附。

少长江汉。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这里的“少长江汉”，即“身既生蜀”的最好注脚。仇兆鳌注杜甫《地隅》诗云：“杜诗用江汉有二处，未出峡以前所谓江汉者，乃西汉之水，注入涪江，如‘江汉忽同流’，‘无由出江汉’是也。”^①唐绵州昌明（后改为彰明，即今之江油）县在涪江上游，李白自述为“少长江汉”，与魏颢《序》云“乃放形，因家于绵”正互可印证。

再看李阳冰的《草堂集序》。其在述及李白身世时云：

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

裴文据“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八字，便认为李白父亲在武则天神龙元年归蜀后生李白，并结合魏颢《序》认为“李白幼年入蜀之不可信”。魏颢《序》既如上笺，则此处的“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就只能表明是李白五岁时随父入蜀，因为《为宋中丞自荐表》已证实李白的生年为长安元年。至于“惊姜之夕”云云，因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是不能用作考证的依据的。对此，所有持江油说者都十分清楚。于是，裴文欲使自己的“新说”能进一步成立，就在“神龙”的“龙”字上做文章，认为“神龙”为“神功”之讹，“神龙之始”应改为“神功之始”或者“神功初”。殊不知此一改动，便与下列诸史实不符：

第一，严重违背了李白在《为宋中丞自荐表》中对自己的生年的述说。

第二，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载李白享年六十二岁，而裴文对此又不曾质疑，如此则二者就相互抵牾，自说难圆。

第三，武则天以“神功”纪元实际只有四个月，若作“神功之始”，“始”字就无法解释。

第四，范传正《唐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亦作“神龙初”，而裴文又坚信范《碑》所述李白身世不误，则二者矛盾之处亦可见一斑。

^①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三。

其实,李阳冰《草堂集序》中的“神龙之始”绝非“神功”之讹,对此,李从军《关于李白的生地与四家之说是非辨》一文^①早已辨之甚详,兹不赘。

由此可见,魏、李二《序》,实在是不能作为李白生于江油的证据的。至于刘《碣》、范《碑》,一则“权威性”不如魏、李二《序》,另则非难江油说者已辨之甚夥,故罢而不论。

二

如上所述,能确切证明李白的出生地不是江油的,就是李白自己的《为宋中丞自荐表》一文。于是,林文即针对此文着手进行“新考”,认为其乃伪作,理由是:

1. 文中所谓“天宝初……亦由子真谷口,名动京师”云云,“根本不符合李白的实际情况”。

2. 此文的标题大有问题。由是认为《自荐表》“是一份假材料,根本不是李白代笔所为”。

3. “《自荐表》终唐之世,未见之文献记载,《唐文粹》、《文苑英华》等也未收。”

林文以此三条来否认《自荐表》为李白所作,其目的不言而喻,乃试图推翻李白的生年不在长安元年,然后借以作为李白生于江油的一条有力佐证。其实,林文这一作法,并非“新考”,而是对 18 年前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此论的翻版。其实,以上三条理由,无一能够立足。下面予以逐条评说。

关于第一条的“子真谷口”云云,实乃林文不曾弄懂其文意而致误。这一整段文字所述,乃为李白的夫子自道:我天宝初年之所以能以布衣被诏入京,所走的是一条“子真谷口”的捷径。何谓“子真谷口”的捷径?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说得十分明白:“与元丹丘因持

^① 见《李白考异录》,齐鲁书社 1986 年出版。

盈法师达”，原来是出于玉真公主的推荐所致。玉真公主乃睿宗第十女，玄宗的妹妹，太极元年出家为道士，后来赐号持盈法师。王琦注“子真谷口”引《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云：“郑子真，褒中人，玄静守道……（汉）成帝元舅大将军王凤备礼聘之，不应。家谷口，号谷口子真。”按玉真公主亦隐居终南山，并建有别馆，李白开元十九年曾一度寓居其地^①，而当时又有所谓“终南捷径”之称，李白因玉真公主之荐而待诏翰林，实为“终南捷径”之功，其不便直说，故云“亦由子真谷口，名动京师”。此外，李白在文中提及此等往事，还有另一层意思，即希望唐肃宗李亨能像当年唐玄宗那样器重他，但又不便明说，只好兜圈子：我当年曾为皇上的御妹赏识，而这位御妹又是你肃宗的皇姑，僧面不看也得看看佛面！林文未识此中真谛，武断地认为“根本不符合李白的实际情况”，未免皮相之见。另外，林文此节文字还认为《自荐表》中有“遇永王东巡胁行”云云，这与李白的“实际思想简直是水火不相容而大违其背”。仅据此论，即可揣知，作者在撰写此文时，似乎并没有通读李白晚年的全部作品。按李白在他后期的诗歌中，作如是说者比比皆是，如《江夏赠韦太守良宰》云“迫胁上楼船”；《书怀示息秀才》云“以愚陷纲目”；《赠张相镐》二首其二云“因人耻成事”；以及“失计长江边”等等，均与李白从永王李璘东巡的实际情况不相符，难道我们能说这些诗歌都是伪作吗？实际上，这一切皆属李白因从璘失败后，为躲避肃宗法网的追捕而进行自我开脱的一种托词。明乎此，则《自荐表》是否为伪作，也就十分清楚了。

关于第二条的标题问题，我们无论是从语法、句式抑或从文意等方面考察，均无问题。此《表》为宋中丞若思所奏上，文为李白所代写，与“为宋中丞自荐表”这七个字完全一致，枝蔓全无，清楚明白，何问题之有？至于林文的“帮人代笔自荐，本来就很难启齿，为什么被帮代者一定要对所荐者出这样使人难于交卷的怪题”的质疑，只能表

① 详见本书中编所收《〈蜀道难探索〉》一文。

明作者对宋、李二人的关系一点也不了解。按宋若思乃宋之悌之子。《元和姓纂》卷八宋氏云：“之悌，太原尹，益州长史，剑南节度。生若水、若恩，御史中丞，若水，丹徒令。”这里的“若恩”即“若思”之误。劳格《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卷二云：“‘恩’疑‘思’。”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卷八云：“‘恩’误无疑。惟‘思’字应重。”宋若思既为宋之悌之子，而宋之悌在开元时期又与李白交契至深，李白集中有《江夏别宋之悌》五律一首便为确证：“楚水清若空，遥将碧海通。人分千里外，兴在一杯中。谷鸟吟晴日，江猿啸晚风。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正因为李白与宋若思父子皆相交，故宋若思才敢于担当风险脱李白之囚，并让其参佐幕府，李白即写了《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赠之》诗相赠。这也是李白为什么将《自荐表》让宋若思代为奏上的答案。既明白了李白与宋氏父子的关系，则林文之质疑即可冰释。

至于林文的第三条理由，不仅站不住脚，而且在“新考”的过程中还顾此失彼，自说难圆。以“终唐之世”而论，“未见之文献记载”者对李白作品来说，非仅《自荐表》一文。众所周知，李白诗歌在唐，魏颢编《李翰林集》二卷于前，李阳冰编《草堂集》十卷于后，这二者连同乐史别得“白诗歌十卷”，也只有“七百七十六篇”之数，与宋敏求、曾巩编次本相差甚远，难道我们能据“终唐之世”的文献未载，便均断其为伪作吗？此外，若我们再以林文的“终唐”之说去进行考察，乐史所别得的那十卷诗文也应视为伪作，如此，则李白的诗歌最多也只能为四百首左右了。这样看来，林文的“终唐之世，未见之文献记载”之说，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有趣的是，林文一方面在用“终唐”之说非难《为宋中丞自荐表》，一方面又以此来为被李从军认为是伪作的李华《墓志》进行辩说。李从军《李白卒年辨》一文^①认为：“所谓李华的《故翰林学士李君墓

^① 见《李白考异录》，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

志》，终唐之世，乃至北宋前期，均不见文献记载，古本李白集中，也未附此文。……从而说明这个墓志绝非李华的手笔，而是宋人之所为。”李文此说是否能够成立，姑待另论。但林文却认为：

《文苑英华》虽然保存了唐代大量诗文，但不是唐代诗文的全部，否则后代人编的《全唐文》和《全唐诗》就没有必要了。……不能说《文苑英华》没有收入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一文，就否定这篇《墓志》的存在。

既然如此，那《为宋中丞自荐表》又何能为伪作呢？林文“兴之所至”，顾此失彼，于此可见一斑。

三

持江油说者在笺释旧有的材料之后，惟恐其尚不足以说明问题，于是，又不同程度地征引了一些新的材料作佐证和补充。如裴文所举杜田《杜诗补遗》中征引的范《碑》即是一例。杜引范《碑》云：

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

此条材料所述李白生于江油，言之凿凿，不能令人不信。但是，若我们将这段文字与附录于《李太白全集》中的范《碑》原文相对照，就会发现，《杜诗补遗》所引与其甚异，大约裴文不引范《碑》原文而录抄《杜诗补遗》之所引，其用意也即在此。范《碑》原文为：

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而告辞，名之与字，咸所取象。

此文所述表明：1. 李白的父亲“神龙初，潜还广汉”，与李阳冰《草堂集序》“神龙之始，逃归于蜀”正好合拍，而内中并无“厥先避仇”之说。2. 李白出生后，其父“指天枝”而复李姓，很明显，杜田所引范《碑》乃是撮其大意而自为之，此于“学术”二字实属不严肃之举，何可轻而信之？所以，这条材料不能作为李白生于江油的依据。

又清人王琦在《李太白年谱》之“传疑”中，曾引了宋人欧阳忞《舆